

01 身份认同与归属感

《金牧场》作为一部并不厚重的长篇小说，其中却安排并行了四条故事线索，即红卫兵重走长征路、赴日学术交流、西北考察与知青插队时草原上的牧场迁徙。在多数时候，这三条线的交叉出现，都有着显著的彼此暗示与衬照，并非完全割裂开来，而它们之间共有的联系之一在于，主人公对土地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的寻找——尽管最后往往都趋于失败。

首先是赴日研究交流这一条线，在文中以“J”作为章节名。如果说在内蒙古草原的主人公一开始还认同“我已经真正在草原上生活下来了”的话，那么在日本的主人公却是从未感受到任何归属感的。八十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时代带来极致的奢华繁荣，主人公在草原上所见的那条野性的奔流的伊犁河，在东京却被流丽耀目的灯河取代，他适应不了这样的都市夜景，一直将其称作“海上火灾”。而在异国几乎无人可倾诉的悲哀与孤独，更加剧了这种不适应与归属感的缺失，只有在小林一雄的歌声中寻找仅有的慰藉。

在文中多次出现的“从甘肃到土耳其，所有的现代语我都懂”在此刻也被受到异国发达工业文明冲击的主人公用于自我鼓舞，以一个研究学者与宗教信仰徒的心气撑起心中不安又蓬勃的民族主义。

其次是主人公作为知青插队草原时，对草原抱有的浪漫幻想与冷酷现实。在这一条线里的重要人物无疑的主人公寄居其家中的额吉，“额吉”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母亲、母爱”，也有“草原”的意思。主人公初到草原，额吉便赠与他一匹骏马，一人一马在草海里疾驰，主人公“学着牧民的浪漫姿势”，又想“我已经真正在草原上生活下来了”。象征母亲与草原的额吉，属于自己的草原骏马，额吉信念中的金牧场阿勒坦·努特格，本以为会构成主人公理想中的归属之地，却也被“布面稀烂、虱虫成团的破蒙古袍子”、“冬季里消瘦得骨架嶙峋的马儿”与整肃风暴、迁徙中的铁灾、一纸不允许迁入的公文……拆得支离破碎。

这也是为何在听到年轻女学生讲述草原游玩经历时，主人公会刻薄地回答：“你少来这套假浪漫吧！”天山下浩荡的草原养活过主人公一行人，他们曾在此处挣扎、奋斗、生存，历经自然给予的美妙与苦难，爱情与灾祸。可最终这片草原带给主人公的仍然只是青春的经历，而非身份的归属与认同。作为“母亲”的额吉也早已明白，她这来自京城的“儿子”不属于草原，不属于金牧场，永远也无法在这里扎根，对于主人公来说，额吉认为“阿勒坦·努特格只是一片普通的牧场。”

红卫兵重走长征路一条线对主人公或者作者来说，无疑是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但对于重走长征路的这些红卫兵青年来说，真正的革命是遥远的，他们空有理想缺乏经验，以单纯的重走长征路来缅怀英雄，试图寻找到自己与革命英烈的共通之处，然而当看到被时代遗弃下来的红军流落之人黑络腮胡子时，却只给这所谓的理想情怀留下无限唏嘘。

八十年代寻根小说的兴起，作家们纷纷试图从本民族文化土壤中进行挖掘，《金牧场》的发表也恰逢其时。但文中主人公的几次找寻均以失败告终，也并未顺利找到自己精神的归属之地与理想大陆，但这并不代表主人公或者作者放弃了对信仰的追寻。

02 生命张力与信仰

张承志在《金牧场》里的对生命的赞颂是随处可见的，在开篇他便写：“生命，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随后以草原上一匹黑色马驹的诞生为意象，拉开了以自由与生命为主题的帷幕。

对于书中主人公那一代青年来说，青春时代是与平静惬意无关的。从六十年代末狂热躁动的集体情绪开始，到七十年代插队草原的艰辛磨难，所历经的狂潮、运动、现实很容易使人陷入信仰的动摇与怀疑。

而草原上额吉一家寻找阿勒坦·努特格的牧场迁徙，却正象征着一种对信仰与生命自由的追寻精神。因有过外蒙居住经历的额吉在遇上兵团整肃时被怀疑为特务，而阿勒坦·努特格作为额吉心目中金黄的草原、神的家乡，便成为了他们即将迁徙而去的唯一目的地。即便走死了马、丢掉了羊、冻伤了腿也要一往无前的唯一目的地。

对于主人公来说，迁徙去往金牧场，是以额吉为代表的一众蒙古族人的终极理想，却不是他的。诚如额吉所言，阿勒坦·努特格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片普通的牧场。但却也如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一样：“你虽没有传给我你的血但我却继承了你的魂。”主人公与额吉分属两个民族，来自不同的家乡，他们的相通之处不在于他们心中渴望抵达的具体目标，而在于为终极理想付诸生命一往无前的追寻精神，是对自身信仰的无限虔诚。而主人公的终极理想又为何物呢？我想仍然是与张承志的人道主义理想有关，即是“为弱者，为人民”，赞颂那些在化工制品与工业都市里仍持有一份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的人民，赞颂那些被时代遗弃却仍在奋力生活的人民，赞颂那些被外部世界碾压伤害而仍然秉持着金牧场之理想的人民，为这样的人民，找寻一片纯净理想的陆地。

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生命就是希望，生命就是为了自由。于是他们奔赴自然的荒野，从燃烧青春再到燃烧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的信仰。

在全文的结尾，张承志写到了主人公向火红的太阳奔跑的小女儿，而主人公面对这一情形的态度则是，“我找到了终极的真理”。很显然，这里的含义已经不言而喻。无论是对于主人公还是作者来说，生命都是世间最伟大、最不可小觑的存在，而生命的张力正在于它是不断延续的，是代代相传的，在洪荒宇宙的寒来暑往、百年更迭之中，总有人血液里奔涌的是如同伊犁河般野性旷达的自由之血、希望之血，这延续的血脉不甘于永远蛰伏于僵死的大地，“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

张承志的作品里常常是有着伊斯兰宗教情结的，在《金牧场》中，宗教元素也随处可见。但他所写的宗教，并不完全等同于世俗定义的传统宗教，而是更偏向于一种天地自然和人类心灵中存在的神性。

对于这种神性的存在，文中有很多明示。譬如主人公在日本时偶然发现与自己十分契合的小林一雄的歌曲，唱着同样的孤独、青春与追寻。小林一雄唱道：“我走到了今天，向着自由的长旅，我独自一人”或是“为着在我的身后，能诞生一个未来”。而接着夏目真弓便明确表示：“你喜爱的小林的歌里，好像也有这种东西……是一种宗教。”小林的歌词，与《黄金牧地》里那五个勇士找寻天国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与草原上人们对阿勒坦·努特格，或者说是属于本民族的自由栖息之地的寻找精神也相契合。

以额吉为代表的草原上的人们为何都对金牧场有着无限向往？为何损失惨重、路途艰险也一定要寻找金牧场？五个勇士们为何历经牺牲也要寻找天国，最后一人不惜自瞎双目？这都不仅仅是对他们所信仰的某一宗教的崇拜而致，更重要的是对那片充满神性的目的地的无限向往，所谓神性，便是众生平等、生命自由、永存希望。而那片所谓的金牧场，也因此成为草原人民乃至所有底层弱者，对于平等的自由的生存地的渴望。

作为一个宗教信仰与理想主义者，张承志试图表达的一定不仅只是传统宗教的信仰，也许他更注重强调的，是宗教中存在着的、与全人类共通的人道主义、尊严、反抗、平等与自由等情怀。相比某一位神明或某一种教派，也许我们更向往的是这种理想的、自然的神性。

THE END

书评/影评/创作，可关注公众号：溯回文艺
图为自摄。
感谢阅读。

